

方志敏



石 凌 鶴 著
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方 志 敏

石 凌 鶴 著

I234.

83

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

放浪形骸

余一生有三大爱好：读书、写作；饮酒；旅游。饮酒在青壮年时，因贪杯豪饮竟至酒场失态，“借酒发疯”大闹地方行政长官，贻下笑柄。

及至年岁稍长，岁月不饶人，渐渐的疾病萌生，便不得不与酒保持一定距离，竟滴酒不沾。呜呼！这一终生爱好，看来便毁于一旦了，不能不说是人生一件憾事。

旅游，始终为我所爱。因为我在其他方面的爱好极少。于是，只好寄情山水，放浪形骸。一有机会，便潇洒走一回。最喜将整个身心融入大自然中。只要将我的身心放在大自然里，心灵，便得到放飞，人世间的名利、宠辱等等，一切的一切，全抛到九霄云外。此刻的灵魂，只有与大自然对接，与山水共语，是人生最开心的时刻。特别是那些个与妻子治琦在外旅游观光的日子，游踪所至，秀山丽水，美景佳地，联翩而来，目不暇接。屐痕处处，是我们度过人生最美好的时光，足堪终生回忆，永远不忘。赋闲在家，无聊之时，只要一忆起我与治琦在山南海北度过的岁月，绵绵而又温馨的情愫，便遥遥的远远的隐隐的浸润而来，无限欣慰。哎！不思量，自难忘……



《销魂山水》，即1998年退休十载以来外出旅游留下的踪迹。所到之处，多数与治琦偕行。长相忆：旖旎的长江三峡轮上；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庐山仙人洞里；归来不看山的黄山三叠泉边；西岳华山的烟雨道上；圣地延安的一孔孔窑洞前；天下秀峨眉滂沱的雨夜里……天下许多美景，无不留下我们的游踪，留下一段段情深的旅痕。同时也留下大自然对我们的若干恩赐。

随年岁月的增长，我虽然始终爱着旅游，但系于人生疾病的不可抗拒，有些高山险景，可能渐渐地便上不去了，看不成了。这样，我终生钟爱的旅游，便会日渐稀少起来，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憾事。那么，我一生的三大爱好，又将渐渐地失去一个。怎么办呢？那时，只好在家里阅读有关描绘大自然美妙风光的文章，不得不只好卧游神州了。

为了不使十年来发表在报刊上关于旅游的零篇散片逸失，收集起来，由妻拨款自费编印一个集子，以留作十载旅痕的一个纪念，立此存照。另外，还可用一些分赠友人。原拟印制200册，治琦一听立刻建议只印100册。理由有二：一、陋室窄小，无处堆放；二、现在的出版物又多，朋友之间的赠书也就多了起来。如果不是挚爱亲朋，收到的赠书，好一点的会放在书架上，让它有一席之地。多数的则随便一扔，到时便作门外叫喊收买废书废报者的筐中之物。那样，岂不悲乎！妻的话，仔细思之，不无道理。其实，印制100册与200册，其价格相差无几。我知道妻不是吝啬几个钱。于是，欣然采纳。拉杂述之，聊以为序。

2008年7月3日—12日
于遵义老城杨柳街寓所

方 志 敏

石 凌 鶴 著

I234.

83

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增 志 式

增 志 式

增 志 式

人物表（以出場先后为序）

- 花春山——农民，三十多岁。
- 李复兴——裁縫，二十多岁。
- 黄道——知識分子，生于1900年。
- 吳先民——知識分子，比黄道小几岁。
- 洪干娘——农妇，五十多岁。
- 楊蓮花——农村少女，十七八岁。
- 藍高茂——农民，二十多岁。
- 方志敏——知識分子，生于1900年。
- 黄立貴——农民，二十四五岁。
- 大先生——藍伯丕之子。
- 鄒綠容——农村少女，十五六岁。
- 农民甲、乙、丙、丁。
- 农民男女老少多人。
- 法警甲、乙、丙、丁。
- 藍伯丕——綽号藍剝皮，五十多岁。
- 龐先飞——知識分子，二十三四岁。
- 紅軍战士甲、乙、丙。
- 紅軍战士若干人。
- 青年妇女甲、乙，年均十七八岁。
- 楊廷輝——国民党軍俘虏。

曹 达——方志敏的随从秘书，二十多岁。

警卫员——方志敏的警卫员，十八九岁。

红军战士某。

红军警卫连排长三人。

敌军班长。

敌军士兵多人。

胖处长——敌军法处长少将衔，四十多岁。

瘦参谋——敌军参谋处长，少将，三十多岁。

勤务兵——三十来岁。

某大员——四十多岁，上将。

熊式辉——五十来岁，中將。

随员上、少校各一。

敌军士兵四人。

敌军行刑士兵二人。

老伙夫——敌军法处监狱伙夫，六十来岁。

看守长——敌监狱看守长，三十来岁。

医 官——敌军医处医生，三十多岁。

护 士——医官之妻，二十多岁。

红军游击队员若干人。

第一幕

贛东北的紅旗

時間：1928年2月某日，阴历年关迫近。

地點：江西弋阳、橫峯交界处樓底村花春山家門前。

布景：这里是普通的旧茅屋前的小晒場。門前有高大的楓树，殘存枝头的紅叶很美。屋后是高山，崗巒綿延起伏。

幕启。花春山在石墩上磨梭标，很兴奋。村里傳來鷄啼、牛叫声。少頃，李复兴上。

李复兴：花春山，你磨梭标啊？方志敏来了沒有？

花春山：唉，誰都說你李复兴心眼机灵，可是你怎的啦？（悄悄地）难道你不知道国民党貼了告示出了賞格要捉拿方志敏嗎？他已經改名汪祖訓，你怎么还叫他……

李复兴：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里又沒有外人，怕什么呢？

花春山：你跑来干什么？

李复兴：（悄悄地从怀里掏出紅旗的一角）老方……不，老汪叫我做的这个紅旗已經做好了，就不知道那个黄色的镰刀斧头做对了不？若是錯了，好拆了重做。要不，我們农民革命团馬上革起命来，挂出一面紅旗是搞錯了的，那多笑話呀？

花春山：哎呀，你是裁縫好手嘛，一面旗子还不会做？

李复兴：你知道个屁，光会說大話，共产党的旗子你見過啊？

我做了十多年的針綫活，还是头一次做这样的旗。

花春山：好好好，回头再說罢。快去把风，黄道和吳先民两个在里面商量要紧的事，……

黄道和吳先民穿着农民服装自茅屋內走出。吳先民看手中的文稿。

李复兴：他們两个出来了。

黄道：春山，（走近来低声說）老汪約我們今天到你家里开碰头会，怎么他到现在还不来呢？不会出什么事吧？

花春山：黄道同志你放心，老汪同志前几天从我家走的时候說过，他要亲自到姚家壩官山籃子坂一带去，看看那边的革命团搞得怎么样了，我想就会来的。

黄道：唔。不过……先民，你看要不要派人到姚家壩去打听一下？

吳先民：我看不用耽心，有黄立貴給他保鏢，有革命群众掩护，出不了岔子。

黄道：那我們就等着罢。（对花春山和李复兴）你們这里准备得怎么样啦？

李复兴：嘿，我們假裝上山打獵，排枪鳥銃都准备好了。只等你們一声令下，我們就先打本村的大土豪藍剝皮。

花春山：革命团的人，为了打土豪，一个个都勁头大得很。

黄道：藍伯不是你們村里的头号財主呀。

李复兴：嘿，可不是，他家里的粮食堆成山，听說金子銀子，窖了几大缸哩。

黄道：打倒了这个土豪，穷苦人家就都有好处啦，是不是？

李复兴：那还消說，馬上是年終腊月了，沒吃沒穿的人，誰不

想分点粮食衣服好过年哪。

花春山：不但是为了分东西，如今我們农民革命团的人，都懂得了你們講的大道理；藍剝皮是从我們穷佃戶身上榨油榨血才发财的。別說他从我們身上收租放債，重利盤剝，就連我們冒着在土里活埋的危險，从村后山上挖点煤炭出来，他也要分走一成，打大家的抽风，你想誰不恨他呀？

李复兴：吳同志，去年大革命的时候，你做橫峰的公安局長，鄒秀峰同志做县長，印把子都抓在自己人手里，为什么把他关起来又不枪斃呢？

黃道：瞧，群众在批評我們了。

吳先民：你說得对，李复兴，去年是共产党的路綫錯了，沒有和国民党撕破臉，現在国民党右派当权，將藍剝皮他們土豪劣紳都放出来了。可是怎么办呢？还要靠大家團結起来打倒他們是不是？

花春山：那当然啱，只要你們共产党来帶头革命，还怕几个土豪啊？

黃道：（对李复兴）你呢，怎么样革命哪？

李复兴：哪，照老汪同志說的六句話干起来嘛？

黃道：哪六句話？

李复兴：你要考我啊？听我說：推翻帝国主义；打倒国民匪党；鏟除貪官污吏；肃清土豪劣紳；平債分田分地；……还有……老花，后面一句怎么說呀？

花春山：建立劳农政府。

李复兴：对，就是这一句总背不上来。

吴先民：复兴同志，你真行。

花春山：（推李复兴）好了好了，别尽在这儿吹牛皮了，快放风去罢。

李复兴：有楊六郎把守三关口，保管你万无一失。（下）

吴先民：老黄。我看你写的这个給省委的报告，是不是加上一些我們赣东北的实际情况呢？

黄道：唔，你說罢。（就吳手中共看文稿）

吴先民：你看。你前面写了“我們于十一月在窖头村召开了五县党员會議，由方志敏同志传达了党中央廬山‘八·七’會議的決議。會議指出：国民党背叛革命……‘四·一二’事变，蔣介石屠杀工人……‘七·一五’，汪精卫实行国共分裂……”下面批判了右傾机会主义領導。

黄道：“在国共合作过程中，陈独秀只要团結，不要斗争，只是帮助国民党在群众中大吹大擂，而对我們共产党的政治面目，反而极力隐藏掩盖……”

吴先民：“尤其錯誤的是不要政权，不要武裝……”

黄道：这个报告实际上就是志敏同志在窖头會議上的結論。

吴先民：就在这里，我以为要加上景德鎮工人糾察队被繳械，貴溪农民領袖江宗海同志被杀害，解散农民协会的内容，下面再接上土豪劣紳变本加厉的向农民进行倒算，……

黄道：下面接上：“我們拥护中央提出的中心任务是土地革命，貫徹‘地方暴动，夺取政权’的方針，……”

吳先民：对。“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組織秋收暴动已經成功，給我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。……”这样，我觉得可以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結合得更紧一些。

黃道：好，我們进去修改一下，待会儿給我們的書記——志敏同志看一下，就派人到南昌和省委取联系去。

黃道、吳先民入內。花春山又在磨梭标，輕輕地哼着山歌。

花春山：（唱） 弋阳出了个方志敏，
橫峯出了个吳先民。
帶領农民来革命，
都是为穷人！

洪干娘和楊蓮花上，还提着一只白鴨子。

洪干娘：春山。

花春山：喲，洪干娘来了。

洪干娘：（摸着板凳便坐下）可把我累坏了，蓮花，你也坐一下。

花春山：請坐請坐，二位是难得来的远客。老人家跑这末远的路，有什么要紧的事吧？

楊蓮花：（指白鴨）喏，送給汪同志。

洪干娘：老汪害了吐血的毛病，要多吃白鴨子才会好。蓮花家里有一只，我說拿一只鷄給她換，可是她家怎么样也不肯要，还要亲自送来。

楊蓮花：舅媽，一只鴨子有什么可說的。你的田东財主要拆你的屋，还不快找老汪同志想办法呀。

洪干娘：这真是火燒眉毛急死人的事，我就进去和他商量。

花春山：老汪同志沒有来，干娘，要等一回儿。

洪干娘：沒有來！

楊蓮花：這怎麼辦呢？

花春山：你家里也要拆屋啊？

洪干娘：她家里不是拆屋，也是欠了田东家的租，还不出，要抓她的哥哥坐班房哩。

花春山：他媽的，欠了几粒租就要拆屋坐班房，这是什么鬼世道！

洪干娘：財主人家都是凶神惡煞，今年的租谷一粒不能少，連去年农民协会規定的二五減租，現在也要倒算回去。你看，我們即使剝皮抽筋也交不出来呀。可憐我母子两个孤儿寡妇，如果拆了屋，那就沒法活了！（不由地落泪）

花春山：洪干娘別难过，有我們帮助你，什么也不用怕。（对蓮花）你的哥哥不是已經在农民革命团上了名字么？

楊蓮花：唔，那天听吳先民来和我哥哥說：“現在共产党来了，領導穷人打土豪，分田地，不交租，不还債，你如果贊成就加入农民团”；我的哥哥說：“有这样的好事还不贊成，馬上替我上个名字”。

花春山：那你哥哥只管跟着吳先民在明山崗打游击好了，还怕什么？

楊蓮花：可是吳先民自从回到青板桥去了，就好久沒有到我家里来，所以我哥哥才发急呀！

洪干娘：恐怕你更等得发急吧？

楊蓮花：舅媽，看你說的什么呀！（忸怩作态）

花春山：唉，你早不說，吳先民就在里面嘛。

楊蓮花：噢？（非常高兴急欲跑进去）吳同志。

花春山：（攔住她）你別进去，他和黃道正在商量要緊的事。

楊蓮花：怕什麼呀，我又不會洩漏秘密。（矯健地入內）

花春山：（无可奈何地）这个姑娘怎么这样……？

洪千娘：（忍不住地笑）嘻嘻，你不知道，（低声地说）吳先民去年逃到明山崗，就常住在蓮花家里，那时候吳先民看見蓮花很聰明，把她当作亲妹妹一样教她懂得許多大道理，又教她讀書識字，蓮花呢，也就对他更好。可是那时候蓮花并不知道吳先民的老婆关在橫峰县班房里。

花春山：对，还有黃道同志的老婆，是我和藍高茂帶人去劫出来的。

洪千娘：就是这样啊，蓮花还能有什么想头呢？誰知蓮花不但对吳先民还是和以前一样体貼，就是对吳先民的老婆也是真心要好，只是心里好难过，有时候就一个人躲起来偷偷地大哭一場。

藍高茂匆匆上。

藍高茂：春山哥，春山哥，……（見洪千娘）你老人家来啦！

花春山：什么事？藍高茂。

藍高茂：到橫峰县去打听消息的藍長全教人帶口信来啦。他說我們村里的大土豪藍剝皮在县衙門里勾通了县官，馬上会派法警同他回家，要抓以前在农民协会里为头的人，凡是去年欠了租，欠了他的閻王債的人，都过不了鬼門关。又告了你帶头不交煤炭稅；还說上次攻打县城劫監牢，也是你我領头造反。你看这事情怎么办？

洪千娘：哎呀，你們这里也是不得了，老汪又还不来，快去和黃道他們想个好办法嘛。

花春山：（拍了一下大腿，决心地）他媽的，反正是紙包不住火，叫他們来罢，老子正要造反哩！

藍高茂：你这是什么話？你忘了老汪常告訴我們說，要做大事就要各方面都安排得很周到，可不能莽莽撞撞地做冒失鬼。

洪千娘：天哪，老汪怎么还不来呢？

藍高茂：对了，我还忘了告訴你，藍長全还說，橫峰县里都在謠傳，說方志敏在弋阳給国民党捉住了。

洪千娘：哎呀，真的？

藍高茂：誰知道是真是假，說是用四枚大釘子把他的手腳釘在屠案上，还有人亲眼看見哩！

洪千娘：哎哟，这怎么得了哇！

花春山：哪有这样的事情，前几天还在我家里，他怎么会跑到弋阳去呢？

藍高茂：我也是这末想，一定是国民党乱造謠言。

洪千娘：但愿是謠言就好，万一是真的該怎么办哪？

方志敏突然身穿棉袍手搖串鈴上，后随黃立貴身背藥箱。还跟着李复兴。

方志敏：什么事情不知道怎么办哪，千娘？

洪千娘：誰？哟，真是說到曹操曹操就到，可把我們急坏了。怎末打扮成这个样子呀？

方志敏：这样不好嗎？一个走方郎中，走在路上方便些。

李复兴：(对黄立贵)我看哪，你扮道童，他扮吕洞宾，简直是在唱“三戏牡丹”哩。

黄立贵：别扯淡了。

方志敏：(对花春山)黄道他们来了没有？

花春山：来了，你进去坐罢。

方志敏刚想入内，突然蓝伯丕的大儿子上。他满脸烟容，骨瘦如柴。

村里的人都称他大先生。众人惊讶。

大先生：春山，听说你家里来了走方郎中，(见方志敏)就是你吗？

洪千娘：(低声问李复兴)他是谁？

李复兴：他是伯丕老爷家里的大先生。

大先生：(环视众人一眼)春山，你家里怎么这末热闹啊？(指洪千娘)你的亲戚？

洪千娘：我是他的干娘，大先生。

方志敏：怎么样，大先生要看病吗？

大先生：唔，买点药。

方志敏：哦，买药，好。我看先生脸上的气色有些阴阳不调，要吃一点养阴清火的药才好。

大先生：天冷了，腰痛得厉害，你有什么药吗？

方志敏：腰痛那是肾亏，(自药箱中取药)我这里有真正老牌同仁堂膏药，包你一贴就好。

大先生：给我两张罢。花春山，我身上没有带钱，你替我付了钱。

花春山：我替你付钱？我哪有钱哪？